

# 与白石老人一同开启京华漫步



## 重振诗画合璧的艺术传统

任军伟

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绘画繁荣发展,创作、研究、展览、出版、教学等齐头并进,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当下绘画创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不少作品观之单薄、乏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诗意的缺失。

自古以来,中国艺术便注重诗情画意的审美表达。比如作为民族艺术的中国画,千百年来,创作者们凝万千思绪于咫尺画幅之间,以笔墨丹青传递“天人合一”的理念、营造物我两忘的境界,使作品不仅呈现出视觉美感,还有隽永的诗意之美——画面流淌出无尽的律动、气韵和哲思,使人获得心灵上的满足。自唐代诗人王维将诗引入绘画,开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境,对其后中国画的创作、研究与鉴赏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由此迎来文人画大兴。诗意的融入,提升了中国画审美境界,提高了绘画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中国画负载起中国人对于生命价值的追问,成为中国人表达情思、寄托情怀的重要方式,蕴藏着不息的生命力量。

作为创作者主观表达和客观认知的结合与升华,诗情与画意的融合也彰显着中华美学的格调。如果没有诗意,绘画就会日显平庸,也会随着艺术灵性的削弱而逐渐丧失其应有的价值与地位。好的绘画作品,能给人带来视觉与心灵的双重滋养。当下绘画创作中诗意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创作者越来越强调视觉效果的极力呈现、绘制技巧的繁复精良、创作材料和题材的别具一格,对于艺术风格与审美境界的精研却不够深入。近年来,在各类展览中,写实替代写意成为绘画创作的主流,但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缺少对诗意的追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创作者主体身份发生转化,随之他们的知识结构、学术修养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借外来绘画理念和技法的过程中,写实再现、对景写生等方法未能很好地与中国绘画自身的艺术传统相融合,导致引人共鸣的诗意表达缺失。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意之美,中国艺术对诗情画意的追求也未曾停止。20世纪中国绘画的变革之路,奠定了为时代、为人民的创作方向,诗意以一种新的形态呈现,在中国画、油画、版画、漆画等各个画种中生根,彰显东方风神。比如,李可染意象凝聚,善用光影营造山水的磅礴诗意,《万山红遍》意境深远;吴冠中通过流动的线条、丰富的色彩和充满现代美感的构图,创造了自己的“诗意家园”;周思聪突破形的束缚,充分利用纸与墨色相撞后产生的渗化和晕染效果,以墨荷、彩荷温柔地演绎生命的苦涩和艺术的纯粹……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文人超然物外的诗情被转化成各种画意,成就了时代经典。他们的诗情画意从何而来?古人云“诗者,天地之心”。有此心,方能绘出真情、绘出诗情画意。诗意只能从画家内心中生发出来,从笔墨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真正的艺术大家,是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人。秉款款深情、浓浓画意,写山河意象、时代华章,是20世纪中国美术带来的重要启示。

当下,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其所追寻的正是深植于中国人内心和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活、诗意栖居、诗意情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意精神再生的契机。让绘画生发诗意,不仅能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滋养,也是当下绘画突破瓶颈、开拓新境的现实需要。

诗画合璧的关键在于情与思、意与境的创新表达。这并非简单地将诗词放入画中或者据诗作画,而是要培养一颗真诚的、敏感的诗心。这诗心要有超越自我、观照天地和时代的博大胸怀,要有跳出表面、直抵本质的洞察能力,要有超越形似悟大道的恒定追求等,需要创作者深研传统、深植时代、感悟生活,并不断强化自身在笔墨辞章、品位境界等方面的修养。

新时代呈现出新气象,也应该造就新的诗心。以一颗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诗心,观照社会的种种进步和变化、自然的种种美好和奇妙,重振诗画合璧的艺术传统,中国美术大有可为,也必能大放异彩。

借助数字技术,展览让齐白石以新的形式走近大众。我们将文字研究转化为360度沉浸式数字光影空间,齐白石笔下的四时晴雨不再是定格画面,春草、夏花、秋虫、冬雪瞬间有了生命的律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观者可以进入微观世界,看到墨汁在宣纸的纤维中如何蔓延;还可以纵览古今,看到全人类在表达“似与不似”这一命题时的风格流转。比如,通过数据运算,人工智能技术可借白石笔意描绘他生平未能得见之景——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旧金山的海湾与金门大桥……仿佛白石老人曾经在这里驻足,借此“山”来娱目了。

这不禁让我们深思,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新的笔墨,谁又是谁的他山之石呢?

(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馆艺术总监)



▲“经典作品可拆卡片书”文创产品。

图片均为北京画院提供



▲成都市美术馆“天趣画境——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展”现场。

川军将领王缙所作、现为国宝级文物的大型山水作品《四季山水屏》,首次在成都展出,为观众呈现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艺术高峰。

多地巡展让“齐白石”这一文化IP迅速走近观众,创新性的数字展览、多品类的文创产品、重交互的观众体验等,频频引发观展热潮,参观人次超350万次。我们欣喜地看到,创新策展理念、转化策展逻辑和展陈方式,可以激发传统书画在当代的活力。

几次远游过后,我们也在思考,齐白石与北京的在地性关联应该如何书写?基于扎实的研究,我们决定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办“齐白石在北京——纪念齐白石诞辰160周年特展”。目前展览正在对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可以看作是策展上的又一次“进阶”——区别于以往按题材、风格的叙事逻辑,从齐白石三人京华讲起,讲他在北京的生活、在北京的交游以及如何从一个无人识的“北漂”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故事。

我们将展厅变身成为齐白石在北京的足迹“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随着光影流动,白石老人居于北京的交游与变法,安于北京的创作与教学,享于北京的成就与盛名……一幕一幕,借由200余件绘画、书法、篆刻、文献等媒介以及生动的场景复原,向观众铺开齐白石在北京的精彩人生。观众来到这里,可以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吟一首小诗,找寻齐白石题写着“真有天趣之趣”的呆萌小鸟。这是1919年他来北京寓居法源寺时,看到地上有磨石印迹好似鸟雀,特意寻纸勾画存之。也可以在梅兰芳的翠玉轩前唱一首小曲,遥想当年齐白石教授梅兰芳绘草虫,一纸绘毕,梅兰芳在园中清唱一段《贵妃醉酒》为报,写就知己相惜的佳话。还可以在陶然亭的湖畔,细数秋天被风吹落的银杏叶,碧波如许,满地金黄。白石老人将生扩选在这里,漂泊半生仍决意就此长眠,才知他与北京的深厚情感,当初刊刻“故乡无此好天恩”所言非虚。

为了让展览的诉说更有温度、表达更贴

近真实,策展团队翻遍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日记、信札、诗草与杂记。他经荣斋斋出售字画、印章的账单;在沦陷期间贴出“停止见客”的门条;徐悲鸿送来鲟鱼并叮嘱“不必去鳞,因鳞内有油,宜清蒸,味道鲜美”的书信……这些泛黄的纸页,让上个世纪那一张张面孔变得鲜活,也让我们历时5年打造的“齐白石在北京”研究更加饱满立体。这项研究基于北京画院10多年来梳理的学术成果,我们从历史文献中找寻齐白石在北京的足迹。他在哪里居住、在哪里访友、在哪里听戏,又喜欢在哪里下馆子……一应俱全。我们希望能够让研究反哺于生活,应用于现实,于是让齐白石化身文化向导,带领观众换一种视角,领略不一样的北京城。为此,研究团队结合最便捷的文旅体验模式,开发“齐白石带您看北京”微信小程序,绘制齐白石在北京的打卡地图,通过线上与线下双向引流的形式,让观众与白石老人一同开启京华漫步。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齐白石在北京——纪念齐白石诞辰160周年特展”现场。



## 读懂颜真卿

张生勃

在历史洪流里,那些散发着智慧和德行光辉的人物,犹如夜空中的星,照亮人们的心灵和前行之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就是其一。千百年来,颜真卿的书法为历代书家所推崇,颜体是学习书法的重要启蒙字体,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颜体字”在书法展上的热度也不断攀升。读懂颜体,读懂颜真卿,也就读懂了书法中生命、艺术、风骨与时代的交响乐章。

回望中国书法史,王羲之和颜真卿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两座高峰。颜真卿之所以能成为反映唐代书法巅峰成就的代表性书法家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开辟了一种新的书法审美意趣。唐初,满朝上下以“二王”书法为尚,崇尚挺秀俊美之风。颜真卿在继承“二王”书法艺术基础上不断寻求变化,汲取碑刻营养,成功将篆籀笔法、外拓笔法运用于书法创作,开创了雄浑厚重、大气磅礴的楷书审美范式,后人称之为“颜体”。这种正大气象与盛唐雄风相契合,树立了唐代楷书典范。宋代苏轼评价:“颜鲁公书雄秀独立,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宋代朱长文也评价其书法“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颜体集唐代法度之大成,方正端庄、稳健厚重,既适用于当时官场文书,也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颜体看似平稳却内含乾坤。在人生不同阶段,颜真卿有着不同的书写目的,其楷书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像其早期代表作《多宝塔碑》,以法度严谨、端庄秀丽著称;后期代表作《颜氏家庙碑》则笔法丰富多变,将篆书、隶书、楷书笔法熔为一炉,笔力沉雄劲健,笔画骨肉丰腴,呈现出“人书俱老”之境。颜真卿的书法理念和创新精神,正是当代书

家应深耕的一个重要方面。

“书如其人”,书品与人品的统一,在颜真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他备受后世推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他的书法,不仅注重外在形态的雄浑,更追求内在精神气韵的醇厚。读他的作品,能够明显感受到饱满的笔间流露出坚韧不拔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恰是颜真卿磊落不群的人格修为的显现,与古代士人精神中的“内圣外王”理念高度契合。因此,颜真卿的书法又被誉为“中正之笔”。宋代欧阳修评价道:“余谓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人格气节与端严浑厚的颜体相得益彰,铸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也对后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书法家傅山、刘墉、伊秉绶、何绍基等在学习颜体技法的同时,传承了其内外兼修的士子精神。

以书明志、以书寄情,是颜真卿书法的另一特点。颜真卿以情人书,实现了技法与情感的完美融合。像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在安史之乱中以身殉国的侄子颜季明写的悼文,不仅体现了其厚重的书法功底,更流露出他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悲壮的情感。全书共23行234字,字字血泪、至刚至烈。在书写过程中,颜真卿的笔触时而凝重,时而奔放,将内心的情感淋漓尽致地挥洒在纸面上,字间行气随情而变,随处可见其悲愤激荡的心绪,使作品呈现出生动多变的面貌。今天,重读《祭侄文稿》,能够真切感受到颜真卿震撼人心的笔触与感人肺腑的情感,感受到书法艺术所蕴含的情感力度、历史厚度和文化温度。

书体与创新、书品与人品、文化内核与时代气象,共同构成颜真卿书法的价值与意义。期待更多的人能够读懂颜体,读懂颜真卿,继承和发扬他的艺术精神,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与民族风骨的优秀书法作品。

(作者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版式设计:张芳曼

怀着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我和王耕雨以黄河文明地图为设计素材,将平面立体化、空间化,采用典型的传统编结工艺作为设计符号和创意手法,创作了屏风水彩画作品《大河文明》。在创作过程中,我对工艺美术如何传承与创新,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传承是基础,创新是动力。上大学前,我曾在工厂做过5年技工,特殊的阅历造就了特定的对工艺观。当年在工厂时,如果一个木工不懂榫卯结构,只会用钉子做活,就会被人笑称为“钉子木匠”,因为他不具备一个匠人应有的技艺。因此,我在创作中,尤其重视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特点是所造物物常关联自然界或是将自然体物化。例如,两件木件拦腰交接工艺取名为“蚂蜂腰榫法”;古建筑屋檐下对椽子头的形象修饰取名为“蚂蚱头”,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理

▼工艺美术《大河文明》,作者王承利、王耕雨,获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银奖。



## 大河九曲 匠心演绎

王承利

念的具体体现,是值得传承和研究的宝贵文化遗产。《大河文明》的设计意图之一,便是通过对传统编结工艺的创新,以工艺美术的独特魅力,展现大河文明的源远流长。

先进行电脑雕刻,再运用传统手工编结,是该作品的独创之处,也由此形成有异于传统的审美样式。对创新的追求,一直贯穿于我的创作。记得上学时老师曾说,设计要有创意,最忌雷同。是的,相对于创作结果,理念才是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此我深有感触。

“言之有物”也是工艺美术创作的重要维度,即现代美术理论所倡导的“艺术是意味的形式”。《大河文明》关联母亲河、传统工艺、中华龙,三者构成的文化意象,是历史的、传统的,也是时代的、生活的,为观者留下无限思考空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河文明》在加工制作时,有位工人一边细细打磨作品,一边念叨:“这下边是黄河呀,上边是条龙,这弯弯曲曲的是黄河的浪,这木板上的沙点点就是黄河的泥沙……”黄河泥沙?我猛吃一惊!这说明欣赏者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共鸣,并超越了我的构想,欣赏者的审美感知赋予作品新的光彩。

“黄河之水天上来”,传统工艺振兴正当时。